

温馨家园

同声高唱抗疫情

同心合唱团
邵守君

己亥末庚子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席卷中华大地。七宝党群中心同心合唱团在团长的带领下，用特有的方式迅速投入到了这场防控疫情的战斗中。

2月18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我们党员在行动”歌咏会，在“空中音乐厅”拉开帷幕。

团员们声情并茂、歌声嘹亮：《天使的身影》、武汉版《为了谁》、朗诵《我愿逆流而上》、《英雄赞歌》、《爱的奉献》、《祝你平安》、《祖国 慈祥的母亲》、《我爱你中国》、《咏梅》等，一曲曲、一声声响彻云霄，通过电波传递正能量，向默默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白衣天使、生命卫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你们辛苦了！你们大爱无疆，舍小家为大家，用鲜血、用生命、用青春和汗水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希望你们保重身体，盼望你们平平安安早日凯旋归来！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中国人民必胜！

闲话杂谈

警惕越吃越离谱

复旦万科实验学校 朱岭

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88年的上海，发生了甲肝大流行的疫情，导致了30万人之巨的大感染、大传播。

原来，那是当年由于人们生吃毛蚶所带来的一场灾难。关于吃毛蚶，当年上海人都有独特的吃法：用开水将其烫一烫，然后用硬币将毛蚶壳撬开，在半生不熟的毛蚶肉上，淋上佐料，鲜美滋润的好味道，让人吃得津津有味。然而，当时这些毛蚶，大多来自上海毗邻的启东，而启东是肝炎和肝癌的高发地，来自启东的毛蚶感染甲肝病毒和痢疾杆菌的比例颇高。这种生食法会让毛蚶腮上吸附的大量病菌轻而易举地直接侵入人体消化道及肝脏，从而引起甲肝的大暴发，大传染。三十多年前，这场来势汹汹的甲肝疫情，使整个上海笼罩在一派死寂沉沉的阴影里，造成了千户遭殃，万人空巷。那恐怖的一幕幕，至今令人挥之不去。

谁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大爆发，大传染，其肇事源头，竟也是由于人们非法销售和购买以及食用野生动物所引起的。呜呼哀哉！

前些天，在微信群里流传着一张照片，武汉海鲜批发市场一块白底黑字的白板上，书写着野鸡、野鸭、野兔

等等各种各样野生动物的名称与价格，真让我大吃一惊。这些抓捕、出售、购买以及食用野生动物的人们，难道不知道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吗？

人类大量残忍捕杀野生动物，把它们当作美味佳肴，以至于它们身上的病毒传染到人类身上，导致了多年前的非典、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暴发，大传染，严重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甚至夺取人们生命。这是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打破生态平衡而自作自受的恶果！

而有些国人善吃、巧吃、奇吃，什么都敢吃，有一幅对联贴切地表明了现状：鸡鸭鹅鱼猪牛赶下台，乌龟王八毒蛇爬上来。可见，愈是珍稀罕，也就愈能显示出吃的档次，似乎这才能体现出人的级别和身份，难怪那些飞禽走兽在劫难逃。

然而有没有想过，这样为了自己漫无目的的虚荣心而肆无忌惮乱吃的后果，又何止是生病？野生动物真的那么好吃，那么有营养吗？科学研究表明，其实不然。之所以觉得野生动物好吃是因为人们吃惯了家养动物，难得吃一回野生动物，当然就会觉得味道鲜、滋味浓；如果天

天吃野生动物的话也会觉得家养动物好吃的。这就是爱因斯坦所提出的相对论。根据研究，野生动物的营养价值一点也不比家养动物高，更可怕的是，它们身上通常都携带有致命病毒，比如绿猴身上就带有艾滋病毒……

我当年插队时耳闻一则故事：有人回家时在村边水塘砍死一条水蛇，带回家炒了吃。几天后头痛欲裂，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神志不清。到医院做CT检查，发现他大脑里竟有一条条白色的小虫。专家们立刻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小虫是青蛙身上的寄生虫。青蛙身上的虫子怎么会跑到人的大脑里来了呢？原来水蛇喜欢吃青蛙，青蛙身上的寄生虫就到了水蛇体内，这人吃了水蛇，自然寄生虫就到他的体内。而那人唯一活命的办法就是做开颅手术，切除大脑。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例呀！

病从口入，永远应该牢牢记。如果我们再不管住自己的嘴巴，就像30年前上海的甲肝、多年前的非典、本次的新冠肺炎，将会源源不断地袭来，酿成一场场大瘟疫、大灾难，形成“千户萧萧鬼唱歌”的凄惨局面。

为了人类、为了动物、为了地球，请人们再也不要食用野生动物了。

沧桑岁月

暴发病，我的三次经历

万泰花园 侯宝良

暴发病的惊人都和流行连一起的。影响是人多面广，应付措手不及。算上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此生我经历过三次，印象深刻，但只要大家互相帮助，没有过不去的坎。

1983年初上海大范围的甲肝流行，也是来势汹涌。这是我婚后的第二年，女儿吃奶才四个月，不知何因常常拉稀，妻子持续发高烧几天，经查是染上了全市流行的可怕“甲肝”。当时上海就像现在的武汉，新增病人时时刷新纪录，医院病人爆满，病房一床难求，妻子的GPT和黄疸指数居高不下，住院难觉得全家整日寝食不安，嗷嗷待哺的孩子马上隔离，被迫断奶，暂居外婆家。屋漏偏遭连夜雨，同住的孩子舅妈也被查出“甲肝”，女儿又逃难似地来回家和祖父母蜗居在阁楼里。

这段时间我不断联系医院，真是

心力憔悴呵，好在厂里领导指令要求一位职工托关系解决我的困难，陪着我到处寻找，终于在杨浦工人医院落实了床位。尽管路很远，但困难总是解决了。此后我每周几次下班就从西南地区的闵行斜穿市区直奔东北方向的隔离医院，隔着铁栅栏，探监似地探视，各自心中充满着无限的惆怅和无尽的思念。近在咫尺却不能牵手相拥，说到动情处，总是泪眼相视。难熬是短暂的，在医院的精心关照下，妻子很快就康复了。

2003年的“非典”时期，广东、北京是重灾区。上海也人人自危，公共场所每天挂出“今日已消毒”牌子让人放心。个人不仅外出戴口罩，不少人还戴上手套。上班时，大家相处尽量少说话。那时我在公司伊朗工程项目部，协调设备进度的工作，因为涉外项目，出差任务多，家人嘴上不说，

心里真担心啊，好在领导关怀，尽量不让我去那些重灾区，即使在外，还尽心地安慰我家属。疫情过后，我真的非常感谢组织的关怀。

今年面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暴发病。起先我还不警觉，武汉有位朋友早知道我出了本新书《我和飞燕有个约》，说好春节期间来上海走亲戚时顺便来取，免得邮寄了。节前得知我原单位一位员工武汉出差回公司，开完会又出差到北京，被查出这令人发怵的“肺炎”，日后成了当地首例死亡病人。恰好期间我也去过公司用餐，一番警示让人惊恐万分。我自我镇定，闭门在家隔离观察，仔细做好内部防范措施。这时接到武汉朋友来微信说已封城，遗憾来不了了，我以自己的两次经历好生劝慰他说：“疫情是暂时的，相信我们的社会完全有力量战胜病魔……”

恐慌是难免的，想当年同事们得知我妻子患病，赶紧让我撤离，就像当下凡与疫区有关的人，必须重视，严阵以待，不能心存侥幸。

我相信疫情是无情的，但守望相助共同抗击病魔，才是非常时期的唯一信念。新时代的群众素质之高前所未有，自觉行动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说不聚众，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们的国家。

看看繁华的“中华第一街”上海南京路，瞬间万人空街；除夕夜首支136人的医疗队放下“年夜饭”，义无反顾逆行去武汉疫区；重演了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女上战场的动人情景。我经历过多次凶险的疫情，面对当下如此众志成城的的气势，对战胜疫情充满了信心。

春

(剪纸)

社区学校 林春祥